



赵州从谏禅师，南泉普愿禅师之法嗣，俗姓郝，曹州(治所在今山东菏泽)郝乡人。赵州禅师童稚之时，即孤介不群，厌于世俗，稍长即辞亲，从本州惠通院(亦说龙兴寺)落发出家。后听说池州南泉普愿禅师道化日隆，赵州禅师虽未受戒，便以沙弥的身份，前往参礼。

初礼南泉，适逢南泉禅师正在丈室中休息。南泉禅师一见赵州禅师，便问：“近离甚么处？”

赵州禅师道：“瑞像院。”南泉禅师又问：“还见瑞像么？”赵州禅师道：“不见瑞像，只见卧如来。”南泉禅师一听，便翻身坐起来，问道：“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赵州禅师道：“有主沙弥。”南泉禅师道：“那(哪)个是你主？”赵州禅师于是走上前，躬身问讯道：“仲冬严寒，伏惟和尚尊候万福。”南泉禅师知道赵州禅师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器，遂收他入室弟子，并令维那僧将“此沙弥别处安排。”

一日，赵州禅师入室请益，问南泉禅师：“如何是道？”南泉禅师道：“平常心是道。”赵州禅师道：“还可趣向也无？”南泉禅师道：“拟向即乖。”赵州禅师道：“不拟争知是道？”南泉禅师道：“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赵州禅师一听，豁然悟。于是前往嵩岳疏疏坛受了具足戒，之后，又重新返回南泉禅师座下。

在南泉期间，赵州禅师朝夕请益不倦，道业突飞猛进。赵州禅师与南泉禅师经常机锋酬和，相得甚欢。现举数则公案如次，供读者欣赏——

1. 师(赵州)在南泉作炉头，大众普请择菜。师在堂内叫：“救火！救火！”大众一时到僧堂前，师乃关却僧堂门，大众无对。泉乃抛钥匙，从窗内入堂中，师便开门。
2. 师在南泉井楼上打水次，见南泉过，便抱柱悬却脚，云：“相救！相救！”南泉上扶梯，云：“一二三四五。”师少时却去礼谢，云：“适来谢和尚相救！”
3. 南泉因东西两堂争猫儿，泉来堂内，提起猫儿，云：“道得即不斩，道不得即斩却。”大众下语，皆不契泉意，当时即斩却猫儿。至晚间，师从外归来，问讯次，泉乃举前话了，云：“你作么生救得猫儿？”师遂将一只鞋戴在头上出去。泉云：“子若在，救得猫儿。”
4. 师问南泉：“异即不问，如何是类？”泉以两手托地，师便踏倒，却归涅槃堂内，叫：“悔！悔！”泉闻，乃令人去问：“悔个什么？”师云：“悔不更与两踏！”

赵州禅师受戒后，听说自己的剃度师住在

曹州护国院，遂启程前往看望。到了护国院之后，他的剃度师偷偷地把赵州回乡的消息告诉了郝氏家族。郝氏家族的人一听高兴不已，只等来日来看望赵州禅师。赵州禅师听说此事后，感叹道：“俗尘爱网，无有了期。既辞出家，不愿再见。”于是星夜束装离开了曹州。

离开南泉后，赵州禅师开始了漫长的孤锡游方之生涯，他的足迹遍及南北诸丛席，并与许多禅门大德有过机锋往来。他曾经自谓云：“七岁孩儿胜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伊。”赵州禅师八十多岁以后，才来到河北赵州观音院(即现在的柏林禅寺)，驻锡传禅，时间长达四十年。在接引信众的过程中，赵州禅师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意味深长的公案。这些公案现在仍比较完好地保存在《赵州禅师



语录》中。比较著名的公案有：

镇州萝卜

问：“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师曰：“镇州出大萝卜头。”

赵州勘台山婆子

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怎么去。”后有僧举似师，师曰：“待我去勘过。”明日，师便去问：“后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师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怎么去。”师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

庭前柏树子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

前柏树子。”

洗钵去

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吃粥了也未？”曰：“吃粥了也。”师曰：“洗钵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赵州桥

问：“久向赵州石桥，到来只凶略。”师曰：“汝只见略，且不见石桥。”曰：“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

狗子无佛性

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无。”曰：“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甚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在。”

吃茶去

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二龙争珠

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师曰：“老僧只管看。”

青州布衫重七斤

问：“万法归一，一归何所？”师曰：“老僧在青州作得领布衫，重七斤。”

老僧使得十二时

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师曰：“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无事向衣钵下坐穿理好。老僧行脚时，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

下下咬着

师因赵王问：“师尊年有几个齿在？”师曰：“只有一个。”王曰：“争(怎)吃得物？”师曰：“虽然一个，下下咬着。”

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

僧辞，师曰：“甚处去？”曰：“诸方学佛法去。”师竖起拂子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曰：“与么则不去也。”师曰：“摘扬花，摘杨花。”

除了上述公案之外，赵州禅师还另有几则上堂法语，也非常精彩

上堂：“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

上堂：“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实际理地甚么处著。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梦幻空华，徒劳把捉。心若不异，方法一如。既不从外得，更拘执么？如羊相似，乱拾物安向口里。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一似猎狗专欲得物吃。佛法在甚么处？千人万人尽是觅佛汉子，于中觅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为弟子，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

此性不坏。一从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个主人公。这个更向外觅作么？正恁么时，莫转头换脑。若转头换脑，即失却也。”

赵州禅师在赵州观音院驻锡期间，生活极为艰苦。他的《十二时歌》就是对这段“村僧”生活的真实写照。直至临终前的两年，赵州禅师才得到燕赵二王的供养。现把赵州禅师的《十二时歌》录之于次，以激发后代禅人对这位老禅师的深切怀念。

“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徘徊，踌躇)。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棍无腰，袴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比望(只望)修行利济人，谁知变作不唧溜(不聪明，不灵利，被人看作傻子)。

平旦寅，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粥米全无粒，空对闲窗与尘空。唯雀噪，勿人亲，独坐时间落叶频。谁道出家憎爱断，思量不觉泪沾巾。

日出卯，清静却翻为烦恼。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田地未曾扫。攒眉多，称心少，巨耐(可恶)东村黑黄老。供利不曾将将来，放驴吃我堂前草。

食时辰，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追)子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咽津。持念少，嗟叹频，一百家中无善人。来者只道觅茶吃，不得茶啜去又嗔。

禺中巳，削发谁知到如此。无端被请作村僧，屈辱饥寒受欲死。胡张三，李黑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适来忽尔到门头，唯道借茶兼借纸。

日南午，茶饭轮还无定度(没有着落)。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注(推辞)。苦沙盐(粗盐)，大麦醋，蜀黍米饭煮蒿苣。唯称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须坚固。

日昃未，者(这)回不践光阴地。曾闻一饱忘百饥，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义，铺个破席日里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无如此日炙背。

哺时申，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瘦，一双(另外两个)面子黑皱皱。油麻茶，实是珍，金刚不用苦张筋。愿我来年蚕麦熟，罗睺罗儿与一文。

日人酉，除却荒凉更何守。云水高流(出格的有修行的出家人)定委无(确实没有)，历寺沙弥(平庸的游山逛水的沙弥)镇常(经常)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续牟尼子孙后。一条拄杖粗棘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黄昏戌，独坐一间空暗室。阳焰灯光永不逢(白天不见太阳，晚上不见灯光)，眼前纯是金州漆(漆黑一团)。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啾。凭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波罗蜜。

人定亥，门前明月谁人爱。向里唯愁卧去时，勿个衣裳著甚盖。刘维那，赵五戒，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罄空，问著都缘总不会(不理睬)。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暂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几。土榻床，破芦蓆，老榆木枕全无被。尊像不烧安息香，灰里唯闻牛粪气。”

赵州禅师圆寂于唐乾宁四年(897)十一月初二，春秋一百二十岁，谥真际大师。



三十七世赵州從諫禪師

传灯录之 赵州从谏禅师

◆ 禅茶一味

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精剥剥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王阳明到江西一个庙子去，他看这个庙子非常好，但是有个房间锁着。他问和尚：“你这个房间为什么锁？”和尚说：“过去有个老和尚闭关，涅槃了，死在里头，吩咐锁着不准打开。”王阳明一听，有问题啊！他是地方最高

的首长，这个庙子有怪事。

他说：“打开！我看看！”

那和尚说：“绝不能打开，我们两三代祖师都吩咐过，不能打开这间房。”

王阳明的个性，越听越奇怪，非打开不可：“马上给我打开！”

他那个威严一发，一下命令，和尚没有办法，打开了。

打开一看，一个骷髅打坐在那里，前面

桌子上有个条子，写着：“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

王阳明的名字叫王守仁，阳明是他的号，他一下傻了：“哦，原来他就是我！”前身在这里涅槃，工夫到这一步，他预知自己转世再来时会打开这个门。

但是儒家呢，对这一段公案不采用、不记载。儒家把很多真的故事删掉，认为太迷信了，怕世人批评。

王阳明的前世今生

南怀瑾



佛教常识

■ 索达吉堪布

梁武帝根据《涅槃经》《楞伽经》等诸多教典，出于悲心而著有《断酒肉文》四篇，主张僧尼应一律戒葷茹素，并自此之后使吃素成了汉地广大出家众都必须遵守的一项制度：不惟出家人要遵守素食之规，很多在家居士也纷纷效法，他们要么选择终生，要么选择在某些特定时段内吃素戒肉。凡此种种优良传统，都非常值得藏传佛教及其教徒赞叹随喜。尽管梁代以前的汉地佛教徒未必将吃素定为人人都得遵照执行的规则，但无论如何，坚持素食的修为实在值得每一个大乘修行人赞叹、称扬。

至于说到藏传佛教教义对待吃素的态度，首先必须声明的一点是：藏传佛教从未提倡、褒扬、赞叹过吃肉的习惯，更严厉禁止藏地的四众弟子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杀生食肉。广大藏族民众自从佛教传入本地区之后，一直是以三净肉为肉食来源。而且藏地的高僧大德中提倡素食的也代不乏人，比如乔美仁波切、如来芽、华智仁波切、钦则益西多杰、白玛顿登等大成者皆提倡素食，且严厉谴责了种种杀生罪孽以及以血肉



供养的陋习，并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身体力行吃素戒葷。而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师则在其伏藏品《三根本宝灯论》中说：“肉食应次第性断除，……沙弥和比丘不能吃的肉有：怀孕而死、被杀害、自缢而死、未成熟、被火烧死、溺水而死、山上滚下摔死等众生之肉及犏牛肉、圆蹄动物之肉，乃至血亦如此。欲知其广大深意，应看相关三藏论典。”龙钦心滴的一代传人智悲光尊者也曾说过：“我们今生当中所食之肉，就像嘎达亚那尊者在化缘时所观察到的一样，皆是前世父母之肉。若是一个正直、有良知的人，对于屠夫所杀害的父母之肉，怎么忍心吃呢？如果静下心来思

维的话，我们对这些可怜的如母众生必然会生起猛烈的大悲心。然而某些密咒士却放逸无度、饮酒吃肉，这和豺狼、鸱鹞已无有差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吃肉是藏传佛教不共传承的观点实乃无稽之谈，只不过因藏地地处青藏高原之上，作为存在于世界屋脊上的广大地区，偏僻的交通状况使其千余年来都与外界几乎彻底隔绝。加之这里严酷的自然条件所限，诸如高海拔、高温差、缺氧、严寒、永久冻土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适宜于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农作物少而又少、数量可谓微乎其微。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制约下，藏族入依然以青稞、糌粑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在没有蔬菜、谷物的情况下，部分藏人才开始食用有限的肉食，因自然条件已无法让他们再做出别种选择。

但若有一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分析都不能把它简单化，特别是当这个问题本身已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时，更不能以偏概全、轻下断言。做出判断容易，但这个判断能在多大范

围内适用就另当别论，对吃肉、吃素的问题也应如是分析。一个明显且基本的事实是：就全世界范围而言，除了汉地以外，大多数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不丹、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日本等地，基本都是荤素杂食，并无吃素的明确要求。汉地的素食习惯当然是值得赞美和随喜的一个好传统、好习惯，但我们绝对不能因这些地方的佛教徒吃肉就把他们摒出佛门，并进而诽谤说他们信奉的都不是佛法。每个地区、每个人的具体因缘都不可一概而论，更何况对藏传佛教的某些修行者来说，他们的种种行为自有其本身的深深密意，未达到他们的修证境界之前，最好不要妄自揣测、轻下断言。

许多密宗修行人在吃肉前都会以大悲心摄受所行，他们以念诵咒语的方式回向、超拔与自己有特殊因缘的众生；有些大成者则以普通人无法揣摩的心地食肉，比如那若巴经常都要吃鱼，汉地的济公和尚也吃过狗肉。作为凡夫的我们对此等行为还是少评议为好，因对一个证悟者而言，什么行为

方式都可以成为他大作空花佛事的载体。

不过就一般状况来说，少数修学密宗之人把吃肉看成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举，这只能表明他们根本不懂密宗教义，也不理解高僧大德们方便示现的密意。尤其是近年以来，随着藏地与外界交往的增多，越来越便利的交通使藏地的蔬菜、粮食品种愈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已有非常多的密法修行人选择了素食，这真令人倍感欣慰。

既然诸佛菩萨已在《涅槃经》《楞伽经》《善臂请问经》以及中观等论中广说吃肉之过，同为大乘法门的密宗当然不会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或故意找借口为自己辩解。只是希望人们都能本着全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梵网经》中就食肉列为四十八轻罪罪之一，并非根本重罪，故对此问题还需从长议议。于此有兴趣者不妨深入经藏，以资借鉴、参照。

同为大乘佛法流布的地区，在对待素食与肉食的问题上，观点、看法并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各个地方、各种流派相互之间的互通有无、圆融无碍。